

当我还是一个住在郊区、沉迷于各种恐怖故事的怪小孩，我的祖父（现已逝）就给我建了一座鬼屋。我假装自己是一个鬼魂、蝙蝠，或是狼人，对着纸板做的墓碑啼血。这是一个虚构的世界，错乱了我想象的地方，奇妙无比。《我的脑袋是一座鬼屋》就从那迷幻的记忆、及其施加于我的精神控制中衍生而出。

当然，在我大脑墓地里，现在围绕着这座鬼屋的，还有大量其他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，它们也在这次展览中出现。一些主要的“展品”，驱魔人可能会这样形容：《沉默的羔羊》里精神病患“野牛比尔”的老巢，蒂姆·伯顿的《阴间大法师》（还记得薇诺娜在阁楼上如何发现通往阴曹地府的门吗），YouTube上的《名人豪宅秀》录像片段，《双峰》里的红房间。把这些东西集合在一起的外质，恰恰把家畸变成了……其他东西：古怪的内部。精神空间变成了物质空间。看看《猛鬼街》里做着噩梦的少年们都发生了什么。鬼屋是我栖息的第一个虚拟世界。我时常思考，诸如《皮囊之下》、《美女与野兽》或《遗传厄运》等电影如何把传统的叙事转变成这种惊悚的电子游戏体验，

你可以在高空间里四处游荡，寻找线索。一个远离现实的地方，通常还很糟糕。里面的内容显示了各种各样的邪恶，它们关于记忆、恐惧、深陷身体内部的奇异感，以及在家（或不在家）意味着什么。

与此同时，《我的脑袋是一座鬼屋》黑暗的伙伴，《德古拉的婚礼》在罗迪欧画廊展出，这将是一个不同的行尸走肉之夜。这两个展是两生花：它们以一种迷幻又神秘的方式联系在一起。有些艺术家的作品在每个展里重复出现，就像在恐怖片续集里复活的妖怪一样，可怕得难以制服。然而，这种双重行径背后真正邪恶的原因，只有在我死后才会显现。

假如你在鬼屋里迷了路，你就成了鬼吗？

没有比家更好的地方了。

参展艺术家包括：艾德·阿特金斯（Ed Atkins）、苏·德比尔（Sue de Beer）、拉里·克拉克（Larry Clark）、马特·科普森（Matt Copson）、亚历克斯·达科特（Alex da Corte）、汤姆·弗里德曼（Tom Friedman）、罗伯特·高伯（Robert Gober）、理查德·霍金斯（Richard Hawkins）、朗尼·霍利（Lonnie Holley）、卡梅隆·杰米（Cameron Jamie）、迈克·凯利（Mike Kelley）、工藤泰美（Tetsumi Kudo）、丹尼尔·洛帕廷（Daniel Lopatin）、内特·博伊斯（Nate Boyce）、玛丽·艾伦·马克（Mary Ellen Mark）、梅根·马林（Megan Marrin）、萨姆·麦金尼斯（Sam McKinniss）、玛丽安娜·西姆内特（Marianna Simnett）、海姆·斯坦巴赫（Haim Steinbach）和克劳德·万普勒（Claude Wampler）。题头作品来自野蛮的铅笔。

如需详细信息，请联系画廊：+44 (0)20 7493 8611 或 press@sadiecoles.com

